



关汉卿名著评剧改编本

趙盼兒

刘 翹 崇 改 編

北京宝文堂書店

北京宝文堂書店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8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64号

宝文堂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統一書号：10070·136 字數28,000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張1 1/2

1958年6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5,000册

定價 (7) 0.15元

編輯說明

我国元代伟大的戏剧家关汉卿，是1958年的世界文化名人之一，为了普遍介绍这位伟大的具有世界影响的戏剧家，决定出版根据他的原作来改编的剧本。

关汉卿一生辛勤的创作，和不断舞台实践，写下了60多个剧本。因为他面向当时的下层社会生活，了解劳动人民遭受迫害的情况，所以这些剧本真实地反映了旧社会的面貌。他的代表作都具有鲜明的人物个性、生动活泼的民间语言；而且一致歌颂了人民大众向黑暗的封建势力的反抗，表现出我国人民的坚强的斗争意志。

现代的许多地方戏剧，如京剧、川剧、湘剧、梆子……都有根据关汉卿原作而改编演出的传统剧本，象《窦娥冤》（即《六月雪》、《羊肚汤》、《金锁记》）、《单刀会》这两本杰作，从元代以来一直盛行到现在，很多地方剧种有这个戏，为大众所热爱；《望江亭》、《五侯宴》、《智斩鲁斋郎》、《绯衣梦》、《谢天香》、《赵盼儿》等剧都是新近的改编本。

北京宝文堂書店編輯部

第一場

安秀實上。

安秀實 (念) 山盟海誓成夢囈，腸斷心傷有誰知！

學生安秀實。是我在這汴梁城內，結識了名妓宋引章，我二人數載交好，已訂就白首之約。不想她一旦無情，又看中了那商人周舍，將我就是這樣撇在一旁！事到如今，我是欲就不能，欲推不忍；她便無情，我終有意！似這等挂肚牽腸，添愁惹恨，何時是個了結呀！(想)有了！想那宋引章有一結義的姐姐，名叫趙盼兒，平日裏引章對那盼兒姐姐，可算得是言聽計從。今日我何不前去求她，若得盼兒相助，何愁引章不能意轉心回，與我重申舊好！我就是這個主意呵！(唱)

我與那宋引章久有情意，

到如今落得個意懶神痴！

無奈何來至在行院裏。(圓場)

見了那盼兒姐姐訴訴委屈。(叩門)

盼兒！姐姐！姐姐在家么？

趙盼兒 (內) 誰呀？

赵盼儿上。

赵盼儿 (唱)正在房中勤梳洗，

是何人叩門忒心急？

开开門儿看个仔細，

嚯，原来是妹夫呀！

安秀实 唉！姐姐，你再莫提这“妹夫”二字了！

赵盼儿 啊！（唱）

你为什么~~不叫我~~把“妹夫”提？

安秀实 唉！

赵盼儿 (唱)愁眉苦臉唉声嘆气，

想必是有人把你欺！

莫站門外請进去。(同进)

有什么为难之事你且莫着急。

說出来我也許能拿个主意。

安秀实 此事难办得很哪！

赵盼儿 (唱)你莫把我这行院中的人儿来看低！

吟詩作賦我們比不了你，

看风啊，使舵啊，你可比也比不及！

安秀实 此事着实难办，还是非姐姐你不可呀！

赵盼儿 快說吧！別說廢話了！

安秀实 唉！姐姐呀！（唱）

未曾开言长嘆气，

尊声大姐听端的。

引章与我早有情意，

山盟海誓永不离！

赵盼儿 这我知道哇！怎么啦？

安秀实 (唱) 谁知她变心肠另把亲许，

赵盼儿 另许谁啦？

安秀实 (唱) 她要与周舍配夫妻！

赵盼儿 周舍？这是怎么回事啊？那么你呢？

安秀实 (唱) 到如今我是满怀深情难舍弃，

一片痴心化灰尘！

赵盼儿 那怎么办呢？

安秀实 (唱) 因此上我找姐姐来商议，

求你给我出个主意！

赵盼儿 周舍那小子不是个好东西呀！前些日子他来磨
烦我，让我给绝了，这又找上我妹妹啦！

安秀实 只求姐姐给我想想办法。你看引章还能回心转
意吗？

赵盼儿 要说往日，我这妹妹可是听我的，就是说一句
算一句呀！今儿这事，可就难办哪！

安秀实 唉！姐姐若不帮忙，岂不苦煞我生了！（哭。）

赵盼儿 呀！（唱）

我三句话几说事端，

公子一旁泪湿衣，

他与那引章妹妹多般配，

做一个夫偶如随他们并肩齐。

妹妹她实不该三心二意，

一旦之間情又移，
周舍他本是个纨绔子弟，
巧語花言把人欺。
我看她是中了周舍的牢籠計，
心眼儿一糊涂她就看了迷。
一来是我不能不念結拜义，
怎能够看着她将来后悔迟！
二来是为那痴情安公子，
要成全这一对好夫妻！

公子啊！

安秀实 姐姐！

赵盼儿 这事我不能不管，是釘子我也得碰一碰！

安秀实 全仗姐姐了！

赵盼儿 (唱)成与不成我試一試，

死馬权当活馬医。

劝她回头咱們都欢喜，

劝不回头你也莫悲啼。

公子，咱們这叫“尽人事，听天命”，我尽力而为也
就是了！

安秀实 如此小生这里先施一礼。

赵盼儿 这还不一定成不成呢，你先施的什么礼呀！

安秀实 全仗姐姐玉成了！(唱)

非是小生太多礼，

全仗姐姐费心机。

度盼儿 (唱)公子你且先回去，
此事不可太着急。
有什么情形我再去告诉你，

安秀实 (唱)辞别姐姐把院离，
但求引章回心意，
再做翩翩比翼飞！(下。)

赵盼儿 (唱)这才是流水无情落花有意，
安公子可算得义重心痴！

宋引章 (内)走哇！

宋引章上。

宋引章 (唱)一阵阵忍不住的心欢喜，
心中高兴脚步儿移。
宋引章如今有了出头日，
把喜事说与姐姐知。(进门)

姐姐，姐姐！

赵盼儿 哟！妹妹来啦！

宋引章 来啦！

赵盼儿 妹妹请坐！

宋引章 坐着！

赵盼儿 往常妹妹你就爱穿个素素净净的，今天怎么穿
的这么漂亮，是到哪儿去行人情啊？

宋引章 姐姐，我不是去行人情，我是要嫁人哪！

赵盼儿 要嫁人，可是好事啊！姐姐我正想给你保个媒
呢！

宋引章 你給我保媒呀？

赵盼儿 是呀！

宋引章 你說的是誰呀？

赵盼儿 安秀实安公子，你的老相好。

宋引章 安秀实，那个穷酸哪？我才不嫁给他呢！我跟他一块去过那份穷日子呀？

赵盼儿 你嫌安公子穷，那么你要嫁给誰呢？

宋引章 我要嫁给周舍周大官人。

赵盼儿 周舍？看这样子，你是早就想好了？

宋引章 是啊，我早就想好了。

赵盼儿 那么，你什么时候嫁呢？

宋引章 我是說嫁就嫁！

赵盼儿 說嫁就嫁，这不太快了吗？

宋引章 有什么快不快呀？难道叫我作一辈子妓女，今天这个大姐长，明天那个大姐短的！这日子我是早过腻了！倒不如早早地嫁到良家，人家見了面，叫我一声大娘子，过个舒心的日子，我不也算沒白活这一辈子吗？

赵盼儿 嫁人是好事呀，真格的，咱們难道誰还真乐意当一辈子妓女呀！可是嫁人也得挑一个好的，周舍这人，不是什么好东西呀！

宋引章 他怎么不好啦？

赵盼儿 妹妹！（唱）

妓女从良是正理，

安家立业才有出息。
早早跳出火坑去，
免得終日泪沾衣。
姐姐我也常劝你，
要选一个称心如意的。
周舍他本是一个纨绔子弟，
怎么能与你做夫妻。
这件事不可太大意，
还要妹妹你再三思。

宋引章 还“三思”什么呀！周舍这个人风流俊雅，仗义疏财。就凭他的穿着打扮，就别提多体面啦！

赵盼儿 得了，你别夸他了！他常到你这儿来，有的是钱，一来了就要大爷，不过是来玩乐来了，他这人我知道，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嫖客。可有这么句俗话呀：“好丈夫也能去做嫖客，好嫖客可做不的丈夫”。周舍就只能做嫖客，做你的丈夫，我看不合适。

宋引章 算了吧！周舍来到我院，也不是一天了，我还不知道？他这个人可好着呢！（唱）

周舍能趁我心意，
他替我真是没说的。
天冷他给我捂热了被，
天热给我打扇子。
我梳头他把那镜儿举，
我洗脸他拿过来桂花腴。

天下了釵环首饰金镶玉，
綢子的襖儿緞子的衣。
終日里陪小心他低声下气，
話儿溫存笑眼眯眯。
我看他也算得是风尘知己，
因此上願托終身結夫妻。

赵盼儿 嘔！(唱)

我听罢言来才知就里，
原来是这样啊！
我止不住的笑微微。
你道他天热用扇儿搨着你，
天冷与你添新衣，
吃口魚也要給你先搨刺，
吃个梨他还給你先削皮。
他装模做样哪有什么真情意，
他花言巧語尽是虛。
你看他一片鍾情甜似蜜，
只不过引你着了迷。
我劝你心明眼亮要慎重思慮，
你不可錯走这步棋！

宋引章 那周舍，我也品了不少日子了，他并不是虛情
假意的人，姐姐就兩多慮了。

赵盼儿 妹妹！(唱)

姐姐我不怕你不乐意，

再把話儿反复地提。

婚姻之事非儿戏，

一步走錯悔不及。

周舍他虽然与你多亲昵，

怕的是他今日东来明日西，

他娶你也不过是逢場做戏，

这种人从来是心口不如一。

有錢人喜的是花天酒地，

并不想一夫一妻的过日子。

依我說把他拿去比一比，

怎比得实心实意的安秀实！

宋引章 安秀实呆头呆脑的，可比不上周舍！

赵盼儿 (唱)忠言逆耳你听不进去，

要知道苦口的良药才能把病医。

姐姐我比你还是有眼力，

为什么說破了嘴你也不依。

怕的是你龙游浅水遭虾戏，

船到江心补漏迟。

宋引章 姐姐，你这可是不应该，周舍那么好，你偏說

他不好；你难道要我跟着安秀实受苦去嗎？

赵盼儿 我看你跟着周舍将来才会受苦呢！

宋引章 这我可受不了苦！

赵盼儿 你以后受了苦，也别来找我。

宋引章 我就不找你！

周 舍 (內)小子們，帶路哇！

周舍上。四家丁抬禮物隨上。

周 舍 (唱)只為要把引章娶，

日夜里殷勤費心機。

如今趁了我的意，

心眼里高興我笑嘻嘻！

到了，進去，進去！(進去)嘿，盼兒姐姐，哈哈

……啊哈哈……

趙盼兒 哟，那不是周大官人嗎？

周 舍 是呀！

趙盼兒 您又到我这兒干嘛來了？

周 舍 你看我抬着禮物來專誠拜訪，我可是禮下于人，是必有所求啊！

趙盼兒 哟，周大官人賞臉，您這一來，我們就蓬華生輝了，哪還敢受您的禮呀！您到了干什么來了？

周 舍 我求你給我保個親，總可以吧？

趙盼兒 保誰呀？

周 舍 就這位宋引章啊！

趙盼兒 嚶，宋引章啊？

周 舍 是呀！

趙盼兒 得了吧！您這位大官人，今天要這個，明天要那個，我保得了我妹妹，我可保不了您哪！

周 舍 這是怎麼了？

趙盼兒 再一說，你要我保她什麼呢？保她個針線好？

保她个手儿巧？还是保她能够大裁小铰？终不成您还要我保她给您生得儿养得女吗？

周舍 好厉害的一张嘴呀！

宋引章 你别跟姐姐斗嘴皮子了。

周舍 噯，噯！我听你的话。（对赵盼儿）好！我告诉你，我们的事早成了，还不少你保亲呢！

赵盼儿 不少我保亲，您就不该来！

周舍 好！走！走！（对宋引章）慢点走。哟，你怎么穿这么少哇，可别冻着。（脱下自己的襖来，给宋引章披上）来，披上点！

宋引章 我不冷。

周舍 披上点好，真要冻个好儿歹儿的，叫我多心疼啊！

宋引章 姐姐，我可走了！

赵盼儿 走吧！但愿你别回头！

周舍 （搀着宋引章，回头来向赵盼儿）你瞧人家，这是：出了娼家门，就是良家妇哇！

赵盼儿 哼！只怕吃了良家亏，还想再把娼家做哟！

周舍 得，走！

家丁 这礼物！

周舍 抬回去！

四家丁抬礼物，周舍搀宋引章同下。安秀实追上，目送他们走去，进门。

安秀实 姐姐，他二人相扶而去，想是我的事儿不成了

吧？

赵盼儿 唉！安公子呀！（唱）

她有眼不識荆山玉，

錯把凤凰当山鷄。

我千言万語她听不进去，

她迷恋着周舍那个狗东西。

这才是弱女无知少見識，

誤入歧途不自知。

劝你早把这条心儿死，

何苦痴情自找苦吃……

安秀实 事到如今，也无可奈何了！唉！只是叫我怎能
忘怀呢！落花空有真情意，逝水东流总不回！（下。）

赵盼儿 公子走好！正是，今日一悲一欢喜，且看明朝
是与非！（下。）

第 二 場

宋引章上。

宋引章 （唱）嫁了周舍五十天，

，每日里独坐房中甚孤单。

周舍他把心腸变，

宿柳眠花不回还。

想我宋引章，自嫁周舍，已将两个月了，他成天价
吃喝嫖赌，整天整宿地不回来。对我是大不如从前

了。昨天又出去了，到今天早晨还没回来，叫我好不烦闷！

周舍上。

周舍（唱）清晨起离了勾栏院，

迈步回到自己家园。（进门。）

宋引章 大爷你回来了？

周舍 我可不是回来了吗！

宋引章 你又在哪儿住了一宿哇？

周舍 我爱在哪儿住就在哪儿住，你管的看吗？

宋引章 大爷，我嫁给你，指望咱们一夫一妻地好好过日子，可你竟往外边乱跑，终日花天酒地的，正事也不办，这算什么过日子的呀？

周舍 我就知道，一回来你就是这么一套。大爷就爱这样，你还敢管着我？

宋引章 可你又不顾家，又不正经做买卖，成天价吃喝嫖赌，游手好闲，还不许我劝你，这算怎么回事呢？

周舍 怎么回事？就这么回事！你别不认相，成天价哭丧着个脸，我瞧见你就有气，你这是又找打呀！不打你两下，你是不舒服呀！

宋引章 我有什么错，你又要打人？

周舍 你还嘴硬！（唱）

贱人慢说你没过犯，

你说出话来就讨人嫌！

你竟敢把大爷我来管，
揪过来我就打你一顿拳！(打。)

宋引章 (唱)我好心好意把你劝，
你莫把好言当恶言。
动不动你就把脸变，
叫我引章好心酸！(哭。)

周 舍 你还哭！你一个密姐，是我把你接出来的，真不知道好歹，顺着我是你的造化！你好好想想，是你对不起我，还是我对不起你呀！(打。)

宋引章 周舍！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唱)
想当日你巧语花言把我骗，
到如今恶语伤人六月寒。
今天我才认出你的真嘴脸，
我有眼无珠难怨天！

周 舍 你也甭埋怨了，我今儿个也不打你了，这家我也呆不住，干脆我还出去！这是怎么说的，摊上这么个娘儿们，也不知道我是哪辈子造的孽！(F。)

宋引章 你就是这辈子造的孽！(唱)
姐姐当初把我劝，
悔不听她的金石良言。
事到如今我才睁开眼，
死在了周家我可有点冤。

想我来到他家，还不到两个月，他就这样待我！这日子往后可怎么过呀！这可真应了盼儿姐姐的话